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太平洋戰鬪概要

陸軍大學校印

太平洋作戰概要

教官王 鎮

香港戰鬥

第一節 攻擊之第一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拂曉日軍一隊輕偵察轟炸機自廣州近郊之飛行場起飛十分鐘後到達九龍飛行場上空，發現該機場內英國皇家空軍香港分遣隊（約四五架舊式教練機）及純商業性質之中國航空公司之客機正曳出棚廠檢查，日機從容飛翔于上空，日飛航員對此種目標之轟炸，并不難于其平時在靶場中之轟炸練習，半小時後日機離去，飛機棚廠着火，陸地上大部飛機均受損害或毀壞，中國飛剪號沉沒，標準油公司之大油池之一被焚，該處毫無防空之砲火，日俯衝轟炸機絕無一架之損失而安然返其基地。

評：

「戰爭之初，首以空軍之轟炸，爲杜黑主義主要精神之一，但杜黑認爲空軍足以戰爭之終局，在此次大戰中，事實上顯然未全相符，陸軍所負之攻擊任務，終不能由空軍取而代之，即一般主張空軍獨立之觀念，至此亦發生動搖」

太平洋作戰概要

當第一次九龍被炸，日軍地上先頭部隊，即侵入租借地之邊境，此即日第九師團之前衛自北向南進攻，及一〇三師團之前衛自廣州向東南推進，最初之抵抗，不足注意，蓋事實上除極少數之斥候充任邊境之警戒外，迄八日午前未與英軍發生接觸，日軍緩慢而小心前進之原因，乃認為將遭遇堅強之反抗，并狐疑敵人將誘其進入陷阱，故兩縱隊之前衛接近「外線」時（為位于兩海間而在邊界內約一英里之第一道防線），採取接敵運動之隊形，向前移動并預期隨時必發生戰鬥，在一哩許之後，為兩縱隊本隊之先頭，適進抵邊界，本隊主力則靜肅沿路休息，以待該縱隊之先遣部隊之發展，直至狀況上許可其第二次動作時方停止休息，彼等無對敵空軍之顧慮，故其部隊行動之輕鬆，有如平時之行軍演習。

評：

「英軍防守九龍香港之部隊，總計不過萬餘人，而日軍之兵力數倍于英軍（據英方云則八倍于守軍之兵力），極合以絕對優勢之兵力壓倒敵人之戰術原則。然日軍以絕對優勢之兵力仍取極慎重之態度，循序緩進，則對於英軍仍含若干之畏懼心理，而日軍之小心謹慎，亦為其作戰之慣性，但因而常貽誤戰機，是不可不以為戒」。

狀況立即顯示「外線」并未設防，而僅有極少數之監視哨，在日軍縱隊到達之前，已完全撤

退，日軍之行軍再行繼續，空軍偵察機投下通信，通報地下指揮官，敵人後方自九龍向北之道路極為混亂，英軍正向「內線」移動（約距九龍二哩）而在事先準備防守位于「外」「內」線之間之「中間線」陣地，并無顯著之活動。但日軍絕不信任此第二個陣地仍無任何之抵抗，故一再停止其縱隊之前進，展開其前衛小心翼翼探測敵之防禦線，前衛砲兵亦向敵陣地發射少數砲彈，盡諸種手段以期激動對方之積極行動，而藉以明瞭當面之敵情。

當日軍確實認明事實上已無任何之抵抗時，則已時近黃昏，司令部遂下令各部隊沿當時佔領之概略線停止，并在前英軍「中間線」之南方約一英里處構成堅固之前哨線。

評：

「日軍此種過分小心之態度，或由于此次作戰彼等為其情報機關誤報英軍之企圖所致也，同時參加此次作戰之部隊，曾與共產黨，新四軍作戰，彼等深受急燥前進常遭不幸之教訓此亦當為原因之一，該部隊之軍官所寫作之幾種關於作戰之個人經驗之參考書籍曾強調云「此情況極為類似共產黨之游擊隊之陷穽」由此可證明此種觀念已深入多數日本軍官之腦海，而于指揮官之迅速行動之意圖實不當予以相當之打擊」。

第二節

RW 182/03

對陸上陣地之攻擊：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

關於英軍方面，日軍仍未與其接觸，僅努力于加強前衛，構築兩個堅強之前哨陣地，并派出許多有力之偵察隊，每隊約有一二排之兵力，活動于其兩前哨陣地，與英軍「內線」所在之山地線兩者之間所伸展之平地內。

日軍整夜對該區域搜索，渴望與英軍斥候接觸，但終未獲結果，英軍所佔領之高地上竟無一發槍火，因此某日本青年軍官曾云「對方繼續之沉默，造成使人莫測高深之奇異感覺，無論如何敵人不應讓我軍以趨直入，而不加以戰鬥，故終久必有事發生」彼判斷雖如此，但事實上仍然毫無動靜。

直待天明，飛機出動偵察，證明英軍係採取純粹之消極防禦，除日軍積極攻擊英軍陣地外，英軍絕不致與日軍發生接觸，

評：

英軍採純消極之防禦在戰術上是否係至當之行動，姑不論，而英軍無堅守香港之決心，由此可以證明，又任何防禦固不應過于消極，最低限亦應積極搜索敵情，英軍避免主力與日軍戰鬥固可，但竟避免斥候與日斥候接觸則實不可，蓋英軍既無空軍之偵察，又無其他搜索機關，如此則僅實

目坐以待擊矣。」

日軍仍有一難題當前，即英軍陣地約有三英里之廣，包含有許多以三和土構築之堡壘，位于兩海之間之一帶山地之斜面上，又因各山自平地峻起，部隊向英軍陣地前進，實際上等于毫無掩蔽，日軍前進所沿之兩道路，作急峻之攀登，復經仄狹而通過該山地帶，兩路各位手防線之兩端，

日軍耗兩日之時間，專從事于對敵防禦陣地之偵察，并將主力集結于敵砲兵射程以外，并自遠距離砲擊英軍之前方陣地，蓋日軍之砲兵兵力，并不足以與香港之砲兵對戰，多數小斥候隊對其主力將實施最後突擊之地形，詳加偵察。

評：

「對於普通陣地之攻擊，德軍主張由行軍縱隊直接展開。日軍則必先就開進之配置，均係各按其國情及戰場之交通狀況而定，如部隊訓練素質特別精良，搜索工具與方法衆多，戰場交通便利，自以由行軍縱隊直接展開進行攻擊爲宜，反之則必先就開進之配置，故日德之見解，各有其是，我國軍究應採取何種方式，不言而喻。」

十日下午，以一連兵力編成之三個攻擊斥候隊出動，欲與英軍前哨接觸，并希望捕獲若干俘

虜。但彼等未遭一點抵抗，蓋英軍前哨在其主陣地之機關槍外掩護之下適時撤退，少數印度兵被飛機所散之傳單所動，當其部隊撤退時，故意滯留在後，而投降，因此供給日軍此次作戰之第一次俘虜。

評：

警戒部隊，對敵抵抗之程度，每爲一般人所誤解，以爲遇敵即撤退，要知警戒部隊掩護主陣地僅爲其消極之任務，其積極之任，乃搜索敵情，而通常欲對敵情須確實之明瞭，則必須與敵作某程度之接觸，故常行真面目之戰鬥，英軍過分消極，似屬不當。

印軍故意滯留而投降，吾人均互有心照不宣之感。』

日軍自俘虜之口供及搜索隊之報告中，已悉當面之敵陣地，係僅以一營英兵（蘇格蘭軍隊）兩營印兵所防守之三和土堡壘所構成之一線陣地，其近接支援之砲兵僅六門二十五磅（彈重）之砲兵連一，在堡壘前之斜面上設置有多數之鐵條網，據日軍之估計，防禦之火力異常薄弱，該地機關槍必極少，僅發現兩處曾有連續之槍火。

翌日，十二月十一日，日軍實行其所謂「威力搜索」，但其目的究何在實不得而知，以步兵三營任此搜索，并于攻擊前進之前行三十分鐘砲兵準備射擊，似欲澈底破壞英軍之鐵條網之模樣

，日軍使用兵力之強，除再侵入英軍前哨線外，并無更多裨益，仍舊僅發現英軍已撤退，而未獲任何重要之結果，日軍承認在十二日晨，所有之部隊，均退還其陣地線。

評：

「英軍陣地計三英里之正面，有多數之鋼骨水泥工事為陣地之骨幹，并構築有鐵條網，同時陣地位于高地上，無論火力或觀測，均足以瞰制進攻之敵，故英軍之陣地，實相當堅固。無論戰略上之目的如何，在戰術上應採取何種方式以行防禦，甚有攸慮之價值也。」

此時日軍似獲得一結論，認為敵陣地之鎖鑰部，乃蘇格蘭軍隊所占領之右地區要點新門（Shin mun）附近，該蘇軍營係位于「內線」之左翼，故其堡壘則位于半島西海岸之內一英里之處。在英軍所占領高地之反面，有一長山峽自新門向西南伸張，至該防線一公里之後，形成靠近海岸之平原，若占據此要點，則攻者可獲掩蔽之途徑，藉以深入英軍之地區，并是一有助于自側翼，後方施行壓迫而實行正面總攻擊之攻擊位置，空中偵察證明此山峽係英軍之主要之交通軸，截斷此軸，則大大增加其混亂，而尤以對敵之後方更為顯著。

評：

『日軍之地形判斷屬正確，』

十二日日軍以步兵一營配屬工兵一連，實行夜間攻擊，因欲達成奇襲之目的，未行砲兵攻擊準備射擊，但各砲兵連在當日午後均已標定其射擊目標，以便隨時應步兵之要求而予以掩護之火力，部隊在黑暗中向山頂推進，以工兵協助排除道路之障礙而通過鐵條網，日軍不接近至疊疊百碼之內，英軍決不開始射擊。

評：

『是否行攻擊準備射擊，及行攻擊準備射擊時間之長短，均各有利弊，日軍夜襲不行攻擊準備射擊，自屬適當，』

『工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用于防禦時較廣，在此次大戰中，則工兵攻擊中之任務，倍于往昔，德軍向稱工兵為先鋒 (Pioneer) 非如英美人稱為工程兵 (Engineer) 足見對工兵夙重視其攻擊任務，今則有所謂戰鬥工兵之組織，常以工兵為主針對敵要點之攻略。』

當英軍被發覺後，日軍遂放棄其謹慎辦法，要求砲兵支援，以手榴彈破壞殘餘之鐵條網構成通弊，並準備對陣地予以極猛烈之突擊當工兵將近犧牲一半時，火力則極為猛烈，所有營內輕重

機關槍一齊發射，集中其火力于堡壘砲眼，在此種火力掩護之下，多數小組兵接近至堡壘砲眼附近，使用火焰喷射器及手榴彈，其他部隊則掃蕩附近之支援機關槍巢及步槍群，甚短之時間內，火焰放射器之工作，則造成守兵之投降，日軍遂與高采烈重新編組其所占領之陣地，準備應付隨時所期待之反擊。

但英軍并無反擊，除香港砲台對該地區發射少數砲彈外，一切平靜無事，天明（十三日）日軍不但已整頓該地區之防禦，并新增加步兵兩營，預備自此左右兩翼攻擊英軍之側翼及後方，以實現所預定該日晨十一時之總攻擊計劃。

評：

「對敵之夜襲，無論如何亦須勉力行局部之逆襲，地形較攻者熟悉，戰鬥混亂之程度，亦係攻者大乎防者。英軍不行逆襲，實行搏鬥，而僅以香港之砲兵行若干之射擊，可謂無的之矢，甚為不當。」

雖然日軍已占據堅固之陣地，并自信最後可以驅逐敵人，但仍準備三四天之戰鬥，而預復期達成此種成果，必遭受甚大之反抗，故在拂曉時砲兵即開始攻擊準備射擊，立即又以多數之輕轟炸機出動，加強其爆炸量，數分鐘之後，司令部接獲飛機之報告，而驚悉英軍已放棄全陣地，并

正整個撤退其部隊僅有一步兵營展開于九龍附近，掩護退却，其餘部隊實際上完全退過海峽而到達香港島上，

評

「英軍三營兵力所佔領之相當堅固之陣地，竟以日軍步兵一營工兵一連之夜襲而撤退，英軍固有背水作戰之苦，并希安全退過海峽而至香港，但此時日軍主力尚未展開，非但未達到遲滯敵人目的，而敵人更便于行襲隊之追擊；同時「內線」陣地既相當之堅固，自應發揮其效能」
「又在戰略上英軍是否應急急撤退至香港孤島上，實甚有考慮之價值，考慮此問題之條件不外二點，即一英軍對香港有無增援？二，華軍策應作戰之程度及效力如何？」

飭各部隊前進之命令，立即下達，日步兵向前急進，盡可能之速度超越各高地，因為某些原因，欲截斷英軍歸路及驅逐至九龍之目的，并未達成，自日軍所占領之高地上觀測所，日軍可以清晰觀察英軍之後衛向渡船碼頭之撤退，但日軍對此未作阻止之企圖，而僅對九龍近郊行若干之砲擊，自認滿足，日軍最後于十三日十六時進入九龍城，開始城防之警備工作，蓋據日軍云此城在英軍本日晨撤退之前已極其混亂。

「日軍之作戰，每有爲山九刃功虧一簣之感，在我國受傷亦累見不鮮。此時英軍之渡海，日軍未予以有力之阻止，僅忙於九龍坡之警備，似屬有失戰機，將非力有未逮，則係過於穩重矣。」

第三節 對香港島之攻擊

十三日以後數天，日軍忙於：「恢復九龍半島之平和與秩序」；搜集廣州與九龍間所可能獲得之船支；警衛九龍半島上英軍未加以破壞之油田；及在占領之高地上構築可以射擊香港砲台之砲兵陣地等工作，同時每天轟炸島上砲兵陣地及軍事目標一二次，但每次僅使用輕轟炸機數架，然在此時期內日軍似未放棄徹底集中力量以行壓到英軍之企圖，則甚爲明顯，

據日軍之估計，英軍異常被動，如對九龍北方山地之小道，絕未作任何阻止敵人之企圖，又當攻擊者部隊湧進于九龍北方平原地帶時，完全在香港維多利亞山峯觀測所瞰制之下，而日軍僅受極少之妨害與損失而通過，雖然有一砲兵連曾對余正面作十五分鐘精良之射擊，但在九龍油田附近則一鎗未發，當英軍撤退至島上之前一天，日軍對維多利亞之水面以迫擊砲射擊整個一下午，而砲均係占領砲地于九龍各船塢內者，而英軍絕未因此而予以還擊。

譯：

防禦之砲兵，有時因缺乏勞勢，在初期保持沉默者，英軍香港之各砲台以不應彼此原則所拘泥

，尤以日軍通過九龍北方平地，完全在英方瞰制之下，可謂極有利之戰機，更不應坐待死戰，又對於九龍船塢日方之迫擊砲亦不予以制壓亦非適當，

十八日晨日軍通過海峽，在香港北角(North Point)(註：詳附圖)登陸，當十八日午以迫擊砲，日總兵之射擊，將該地區英軍之堡壘完全制壓，并使附近之油池着火，故敵之登陸未經如何之戰鬥。因油池。點燒之烟霧所發生之混亂，似已使英軍無法明瞭所遭遇之情況於是日軍先頭步兵營之兩步兵連，在英軍尚未及準備射擊以前，已登陸成功，以從後經極短之火戰，而防者亦未行追擊，待敵另外兩連登陸時，英軍即撤退至約一公里之後方各高地，日軍從此大戰門中所獲得之俘虜口供中，得知當面之英軍，係米多色克斯團之一營(Middlesex Regiment)

評：

「日軍雖只除制壓英軍堡壘外，并使島上之儲油池着火，引起英軍之混亂，收獲英射擊之制作用極大，此種着眼，可謂已極盡運用之妙決。」

日軍在英軍觀測所完全瞰制之下，整天潛渡其軍隊及物資，通過海峽而達北角(North Point)，當增援部隊之繼續到達，遂圍擊其橋頭陣地，逐漸壓迫英軍退至該島之中心各山地，迄將近黃昏時，橋頭陣地已圍攻至足供軍隊活動之空間，日軍自己承認在北角之半島下，難免驚人之擁

資與混亂，該區域完全被毀，最少幾個重要砲臺之射擊與火網之內，日軍坦白的承認，彼等之所以應受極少之損害，則應由其任務者，乃由于英軍在登陸後之第一、二、兩天，對此區域未集中火力之故也。

評：

「日軍之登陸，未遭有力之抵抗，英軍固力有未逮，而士氣之振，則為主要之原因，由日軍之敘述，證明英軍頗失戰機，日軍在北角登陸後之擁擠與混亂實不亞於英軍，故在戰場中，應常以「敵之痛苦更倍於我」自勉，誠為名言也」

自此時起以至英軍投降時止，就日軍言，不過係一種緩慢而確實擴大橋頭陣地之戰鬥，日軍集中其主力，擬向南壓迫至島之中心而使東部之英軍孤立無援，因地形之困難及英軍防禦之頑強，前進甚緩，糧餉運則甚穩妥，亦甚少受逆襲之阻碍，整個之戰鬥英軍均未實行逆襲而予日軍以懷疑，迄投降之晚，日軍方明瞭英軍防禦計劃中，係規定極少數之預備隊，故當陣地一經突破欲剿有限數目之軍隊收回失地，係不可能之事。

評：

「預備隊之缺少，及橋陣地之緩弱不夠，證明英軍過于依賴其糧餉之能力，以為可以拒止

敵人任何登陸之企圖，日軍批評英軍之防禦，謂缺少靈性及一經分裂，即難再行組合。

廿一日英軍發覺其司坦路(Stanley)及東與東南海岸其他各部之守兵，因日軍自北角向南之壓迫，而遭受嚴重之威脅，故將此區域內之軍隊，全都撤退，構成一新防線，圍繞匹克山峯(駐在島之西端)成一半圓形，英軍即在此作最後之防禦，日軍稱此小而烈之戰鬥，在該島失陷之前三四天即已開始。

評：

「英軍將島東南地區之部隊撤退至匹克山峯附近，如就總極之防禦着眼，似未可厚非，如企圖積極，則應以東西南方面之部隊夾擊登陸之敵，或以一部固守匹克山，以主力攻擊之側背，雖不足因此保有香港，亦可予敵以較大之損害，或延長香港陷落之時期。」

香港之陷落，不過是時間問題，英軍無力阻止如流水般繼續不斷之日軍，增援其攻擊，而逐漸被壓迫至匹克山斜面之頂上。

廿三日日軍來遭抵抗而又在司坦路登陸(兩天以前英軍已放棄此地)自南方環繞英軍防禦陣地，于是壓力又增，此時該地軍隊總指揮官已贊成投降，但日軍之要求確被香港總督所拒絕，翌日晨以猛烈之集中火力射擊加拿大步兵所防守之藥谷(Battle Valley)兩頭之地區，逼至天明時

步兵之突擊，當日軍先頭步兵發出動時，即有一小隊輕機在加拿大軍隊之上低空飛行投下
雷型之破片殺傷彈，及以機關槍掃射，但加軍仍固守其陣地，并佈置擊落日機一架但軍事聯絡
「賜救之」野蠻」(Wild Eagle)式機，從容衝擊于地下使其飛機與敵軍隊伍「齊爆炸，而于敵以
以極大之混亂」

加拿大軍隊雖受異常痛苦之打擊，蓋戰事未深掘其壘以應付此種長期間敵人砲兵轟擊，及
空中之攻擊，當日軍步兵在午後便入陣地內時，發現甚多之陣亡者，躺在極淺的各個散兵坑中，
此亦即加軍惟一掩護自己之工事。

評：

「最簡單之掩蔽部，亦未構築，足以證明在此最險之戰鬥中，防禦軍隊之無組織」
翌日晨，耶蘇誕誕節，英軍投降，蓋日軍繼續不斷之前進：英軍防線後方混亂，而無法組織
軍隊發動逆襲，及認為繼續抵抗不過延長時日，而徒增加殘餘軍隊之傷亡而已，如能等觀念，最
後使香港總督相傳，耶蘇上已告失望，使他不得不將全島及所指揮之軍隊投降。

廿六日日軍舉行凱進入維多利亞城之儀式，數千中國人民列于街旁，對唐克，機關槍及步兵
等，搖旗吶喊，日本人稱此乃「水不可忘之儀式」，蓋盎格魯薩克遜在遠東之優越在「新秩序

「錦標賽中首先失去矣。」

評：

「香港之中國人民，對于日軍終旗吶喊，死隊相迎，即非被迫出于自動亦不足怪，蓋彼等之
屍魂早與中國領土同時失去矣」

問題

對香港戰鬥之所見